

明儒學案

上冊



2 021 2199 8

〔清〕黃宗羲著 沈芝盈點校

明儒學案 上冊

中華書局



〔清〕黃宗羲著 沈芝盈點校

明儒學案
下冊

中華書局

明 儒 學 案

(全 二 冊)

[清]黃宗羲著

沈芝盈點校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52¹/₂。印張·1103千字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7,000 冊

統一書號: 2018·225

定價: 13.40 元

前言

黃宗羲字太冲，號梨洲，公元一六一〇年（明萬曆三十八年）生，浙江餘姚人。他的父親黃尊素是東林名士，天啓年間，因彈劾宦官魏忠賢而被殺害。崇禎初，宦官集團暫時失勢，其中作惡多端的人將受到制裁。黃宗羲當時十九歲，得到這個消息後，毅然進京，爲父訟冤，並且在對簿公堂時，手錐陷害他父親的仇人。清軍南下，黃宗羲回到浙江，招募義兵，組織抗清武裝鬥爭。但不久兵敗，被懸賞緝捕，只得隱伏山林。直到清政權基本穩定，放鬆了對沿海知名抗清人士的禁令後，才回到家鄉，著書講學。康熙十七年，清政府詔徵博學鴻儒，未幾，又開設明史館，以此網羅知識分子，黃宗羲屢次被推薦，都以老病辭。公元一六九五年（清康熙三十四年）卒，年八十五。

黃宗羲學識淵博，對天文、律曆、象數、史地都有研究。他的明儒學案是我國最早的一部學術思想史專著。雖然，禮記中的學記、儒行、檀弓，史記中的儒林傳、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漢書儒林傳，宋史道學傳，都可以算作學術思想史的嚆矢，其後還有宋朱熹伊洛淵源錄，明周汝登聖學宗傳、孫奇逢理學宗傳，已經有了學術思想史的雛型，但是黃宗羲的明儒學案，收集資料比較全面，闡述各家學術觀點比較客觀，分類系統性比較強，編纂的方法也有獨到之處，即使比較晚出的唐鑑清學案小識、尹會一北學編，也都不能與之相媲美。

黃宗義在自序中表明：「義爲明儒學案，上下諸先生，深淺各得，醇疵互見，要皆功力所至，竭其心之萬殊者，而後成家，未嘗以懵懂精神冒人糟粕。」並且指出周汝登和孫奇逢的不足，認爲他們不是「見聞狹陋」，就是「不得要領」，且「擾金銀銅鐵爲一器」。（見凡例）因此，他自己在廣泛收集資料的基礎上，着重梳理各家學術觀點，「爲之分源別派，使其宗旨歷然」。（自序）在體例上則以「有所授受者分爲各案，其特起者，後之學者，不甚著者，總列諸儒之案」。（凡例）各學案又都冠以敘論，作簡括的介紹說明，隨後分列本案各學者，並依次敘述他們的傳略。在各敘傳中，除了介紹生平，還扼要介紹主要學術觀點，並加以評析。同時節錄各學者的重要著作或語錄，列於敘傳之後，提供了解各家學術見解的具體資料。他的資料取自原書，而且經過精選，用黃宗義自己的話說：「皆從全集纂要鉤玄，未嘗襲前人之舊本也。」（凡例）

黃宗義還明確提出「學問之道，以各人自用得着者爲真，凡倚門傍戶，依樣葫蘆者，非流俗之士，則經生之業」。（凡例）這是說，他認爲人云亦云的人無足輕重，但是有水平、有獨到見解的，所謂「功力所至，竭其心之萬殊者」，哪怕「一偏之見」，「相反之論」，也要加以重視。綜觀全書，他基本上貫徹了這個原則，因而書中也能比較客觀地反映各家學術觀點。莫晉在重刻序中說，黃宗義做到了「是非互見，得失兩存」，這是對明儒學案的最高評價。

當然，黃宗義有他的階級局限性和學術傾向性。明儒學案所收著名學者及他們的學術觀點和學術淵源，無論內容和分量，都以王守仁爲中心，反映王學的除姚江學案外，還有浙中王門學案、江右王

門學案、南中王門學案、楚中王門學案、北方王門學案、粵閩王門學案，屬王學而稍有變化的有止修學案、泰州學案等，占學案總數的一半以上。而顏鈞、何心隱等抨擊封建禮教的思想家，卻只在泰州學案的敘論中提及。莫序中所說的「是非互見，得失兩存」，也是圍繞着「宗姚江與關姚江者」而言，所以莫晉又說「要其微意，實以大宗屬姚江」。從明儒學案的布局，可以看出一個時代的學術思想潮流，但也不排除黃宗羲本人的學術傾向以及他思想上和王守仁學派的淵源關係。

明史儒林傳序中說「明初諸儒，皆朱子門人之支流餘裔」，「學術之分，則自陳獻章、王守仁始」，陳獻章「孤行獨詣，其傳不遠」，而王守仁「別立宗旨，顯與朱子背馳，門徒徧天下，流傳逾百年」。那麼，王學爲什麼會取代朱學而興起呢？首先是朱學在發展過程中形成和暴露出種種問題。朱學在南宋以後，是封建社會的官方哲學，因此大多數知識分子只是以朱學爲通過科舉考試而躋身官場的敲門磚，實際行動却與之相違背，形成一批謀取個人名利的假道學、偽君子，他們之中有的甚至苟且鑽營，無所不爲，爲正直的人們所不齒。至於恪守朱熹理學的道德修養傳統，著書立說，講學授徒的讀書人，爲數也不少，但他們往往迂闊無能，沒有實際辦事能力。所以理學逐漸成爲僵死的教條。

而王學的特點之一，是反對絕對權威，強調個人的主觀能動性。王守仁認爲，正確和錯誤的標準是個人良知，不是孔子或朱熹的言論，所以他說：「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出於孔子，不敢以爲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出於庸常，不敢以爲非也，而況其言出於孔子者乎？」（答羅整菴書）換句話說，封建道德的準則就在自己心中，憑自己心中本來就具有的道德

準則，自然就有判斷是非的能力，不必那麼拘泥成說。他甚至說：「學，天下之公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同上）這種反對絕對權威的言論，立論的目的雖然是爲樹立自己的權威，但在當時受朱熹哲學的繁瑣教條所禁錮的思想界，不能不耳目一新，而在客觀上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王學之所以在明代能發展成爲聲勢較大的學派，成爲政治上比較進步的思想家（如李贄等）用來批判封建禮教的某種思想資源，與上述觀點有一定合理因素也是分不開的。雖然，這是一種唯心論批判另一種唯心論，但在它的鬥爭、發展、消亡的過程中，却同時蘊育並推動着新的思潮。從這個角度上講，黃宗羲以「大宗屬姚江」，即以王守仁爲明代學術的中心人物，不是毫無道理，而是客觀地反映了明代學術思想潮流的。

關於明儒學案的刊刻和流傳，據黃宗羲七世孫黃炳堃所編的黃梨洲先生年譜稱，清康熙十五年（一六七六年）明儒學案編成，共六十二卷。除鈔入四庫全書外，安陽許氏（西山）、甬上萬氏（貞一）各刻過數卷，却因故半途而輟。故城賈氏刻本却又雜以臆見。只有慈水鄭氏（義門）續完萬氏未竟之刻，是爲善本。其後，又有莫實齋侍郎晉重梓賈本，對賈刻有所校正，但仍雜有賈氏攙入者。

另據明儒學案黃千秋跋記載，初刻者是萬貞一，刻於康熙三十年（一六九一年），可惜只刻了原本的三分之一。稿本爲勾章鄭義門性所得，一度爲廣東巡撫楊文乾之子借去再刻而未成。鄭性於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年）開始續刻萬氏未竟部分，至乾隆四年（一七三九年）刻完，歷時四年。由於鄭性服膺黃宗羲，特築二老閣，祭祀他先人湊和宗羲，所以是刻稱爲二老閣本。馮全垓於光緒八年（一八八二

年)以二老閣版重印。

萬氏之後，鄭氏之前，故城賈潤看到明儒學案鈔本，贊賞書中敘述明代數百年學術思想，認為不可聽之埋沒。但他雖決心刻印而未及開工即去世，他的兒子賈樸繼承遺志，從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年）至四十六年（一七〇七年）刻完，歷時十四年。其間曾請黃宗羲撰寫序言，宗羲因病，口授兒子百家代書，病愈後又親自修改，這二篇略有出人的序言，都收在賈刻中。是刻以賈潤齋名紫筠，亦稱紫筠齋本。賈氏根據自己的意見，改動次序，以首康齋為首敬齋，並將「王門學案」改為「相傳學案」，鄭性說他「難以臆見，失黃子著書本意」。賈潤之孫賈念祖於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年）以紫筠齋版重印。四庫全書所收，係山東巡撫採進本，也為紫筠齋版。

會稽莫晉刻本是用紫筠齋鈔本，據萬刻訂正次序，即恢復首康齋和「王門學案」，並校亥豕之訛，清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年）刻完，當時也稱善本。一九三六年四部備要即據莫刻本排印，並參校二老閣本。

其他還有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杭州羣學社石印黃梨洲遺書。收二老閣版師說、敘論、敘傳共八卷，各家原著不錄。同年，涵芬樓還排印新會梁啟超節錄本。

這次整理，以二老閣版一八八二年馮全垓印本為底本，校以紫筠齋版一七三五年印本，及一九三六年四部備要據莫刻排印本。紫筠齋及莫晉刻本有楊應詔（河東學案）、許半圭、王司輿（姚江學案）、胡瀚（浙中王門學案）、薛甲（南中王門學案）、王道（甘泉學案）等敘傳，為二老閣版所無，雖然有可能為賈氏所增，但有參攷價值，故一一據以補入。至於節錄各家著述，在選材和次序方面，紫筠齋版和莫晉

刻本與底本均有出入，底本較富，故以底本爲准，不再移乙刪補。

沈 芝 盈

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八日

鄭性序

道並行而不相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三教既興，孰能存其一，去其二。並爲儒而不相容，隘矣。孔子大中，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是以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然嘗欲「無言」，且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大賢而下，概莫之及。後儒質有純駁，學有淺深，異同錯出。宋惟周子渾融，罕露圭角；朱、陸門人，各持師說，人主出奴。明儒沿襲，而其間各有發揮開闢，精確處不可掩沒，黎洲黃子臚爲學案而並錄之。後之觀者，毋師己意，毋主先入，虛心體察，孰純孰駁，孰淺孰深，自呈自露，惟以有裨於爲己之學，而合乎天地之所以爲大，其於道也，斯得之矣。

康熙辛未，鄺萬氏刻其原本三分之一而輟。嗣後故城賈氏一刻，雜以臆見，失黃子著書本意。今續完萬氏之未刻。

乾隆己未夏五，慈谿後學鄭性謹序。

黃千秋跋

先王父所著明儒學案一書，甬上萬管村先生宰五河時捐俸刻之，未及半而去官，遂輟。其稿本歸勾章鄭義門。吾姚胡泮英言，廣撫楊公文乾令子某欲刻之，屬千秋力求之鄭氏。書往而泮英歿，千秋與義門不勝歎惋，以爲必浮沉於蠻溪瘴嶺間，不可得還矣。越數年而泮英之甥景鳴鹿賣原本至，謂泮英歿時屬鳴鹿曰：「黃子明儒學案一書未刻，并未取還，此我所死不瞑目者也。汝能爲我周旋，則九原感且不朽矣。」鳴鹿不負所託，遠索之歸，復還鄭氏。義門鼓掌狂喜，慶完璧之復歸於趙也。於是慨然捐貲續刻，始於雍正乙卯，至乾隆己未而竣。是書不終於泯沒矣。

第三孫千秋謹識。

馮全垓跋

姚江黃梨洲先生以邁世之天姿，成等身之著作，自經術文章以至一能一技，靡不悉心體究，而尤自任以道之重。所著明儒學案，窮源竟委，博採兼收，將使後之學者各隨其質之所近，浸淫滋溉以至於道，及其成功，萬派同歸矣。

夫有明講學之家，其辨析較宋儒爲更精，而流弊亦較宋儒爲更甚。垓謂學術必原心術，但使存心克正，兢兢以慎獨爲念，從此存養省察，雖議論或有偏駁，亦不愧爲聖人之徒。倘功利之見未忘，借先正之名目以自樹其門戶，則矯誣虛僞，勢必色厲內荏，背道而馳。先生是書，殆欲以正心術者正學術歟。

板爲鄭氏所刊，久存於二老閣。垓以近年久未刷印，屢向鄭君杏卿探問。鄭君見垓志行是書，慨然曰：「馮氏其與學案有緣乎？」蓋指從祖五橋先生曾刊行宋元學案一書也。垓因向鄭君出資若干，攜板而歸。今年春，修其疎爛，補其缺失，僱工刷印，冀其廣爲流布。略書數語於後，以誌嚮往，并不沒鄭氏刊板之緣起，而鄭君與人爲善之意，亦因以俱著云。

時光緒八年，歲次壬午，如月上澣，慈谿後學馮全垓謹跋。

于準序

粵自有明三百年間，理學名儒，英賢輩出，程、朱道統，直接心傳，可謂彬彬盛矣。然而宗格物者極詆良知，護良知者復議格物。要諸姚江、白沙輩，豈好爲是說以驚世駭俗哉？夫亦各就人之資稟，以爲造詣焉耳，譬若登山然，雖徑有紆直險易之不同，而造極登峰，其揆一也，又何必紛紛聚訟爲哉！

吾晉自薛文清以復性之學倡於河東，宗其旨者，代不乏人。獨先清端，讀書敦行，居恒每以孝弟爲先，及出而歷官四方，廉隅首飭，一以忠君愛民爲念，初未見其侈談理學也，而天子明聖，於考試詞臣之頃，特蒙聖諭：「理學無取空言，若于成龍不言理學，而服官至廉，斯卽理學之真者。」煌煌睿訓，華袞千秋，曷足喻也。

往余年少，蚤涉仕途，不得講求格致工夫而窺堂奧。茲當持鉞吳門，適督漕觀察副使醇菴賈君，以黎州黃子所輯明儒學案一書相示，公餘卒業，見夫源流支派，各析師承，得失異同，瞭如指掌，復錄其語言文字，備後學討論，洵斯道之寶山，而學人之津筏也。尤羨夫賈君之尊人若水公者，一見契心，亟圖公世。觀其總評數則，品隲粹然，非深於理學者，能如是乎？賈君又能營校精刊，克成父志，可謂孝矣。吳郡頗稱繁劇難治，初賈君爲守，蒞任數月，循聲鵲起，未幾而翠華南幸，遂晉監司。余嘗觀其政事，謂必得之家學淵源，今覩是編，然後知有其父者有其子也，因樂得而爲之序。

康熙丁亥歲孟秋，西河于準拜題。

仇兆鰲序

孔、孟之學，至宋儒而大顯。明初得宋儒之傳者，南有方正學先生首倡浙東，北有薛敬軒先生奮起山右，一則接踵金華，一則嗣響月川，其學皆原本程、朱者也。獨天台經靖難之餘，淵源遂絕。自康齋振鐸於崇仁，陽明築壇於舜水，其斯道絕而復續之機乎！當時從學康齋者有陳公白沙，而甘泉之隨處體認天理，足以救新會之偏。其續緒姚江者，有龍溪、近溪，而東廓從戒懼覓性，念菴從無私識仁，亦足以糾二溪之謬。就兩家而論，白沙之靜養端倪，非即周子主靜之說乎？陽明之致其良知，非即孟子良知之說乎？然而意主單提，說歸偏嚮，遂起後來紛紜異同之議耳。雖然，白沙之學在於收斂近裏，一時宗其教者，能淡聲華而薄榮利，不失爲闇修獨行之士。若陽明之門，道廣而才高，其流不能無弊。惟道廣，則行檢不修者，亦得出入於其中；唯才高，則騁其雄辨，足以驚世而惑人。如二溪之外，更有大洲、復所、海門、石簣諸公，舌底瀾翻，自謂探幽抉微。爲說愈精，去道愈遠，程子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者，此其似之矣。後此東林學興，若涇陽、景逸諸君子，皆足以維持道脈，而戲山、劉子，一生用功，惟在慎獨，則孔、孟、程、朱之學，合而爲一，其有補於陽明非小矣。

吾師黎洲先生纂輯是書，尋源溯委，別統分支，秩乎有條而不紊，於敍傳之後，備載語錄，各記其所得力，絕不執己意爲去取，蓋以俟後世之公論焉爾。獨於陽明先生不敢少有微詞，蓋生於其鄉者，多推

尊前輩，理固然也。先生爲白安忠端公長子，劉念臺先生高弟，嘗上書北闕，以報父仇，又抗章留都，以攻姦相。少而忠孝性成，毫則隱居著述，學問人品，誠卓然不愧於諸儒矣。是書成於南雷，刊布於北地，亦可見道德之感人，不介以孚，而賈君若水之好學崇儒，真千里有同心夫！

康熙癸酉季秋，受業仇兆鰲頓首拜題於燕臺邸舍。

明儒學案序

盈天地間○皆心也，人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故窮天地萬物之理，即在吾心之中。後之學者，錯會前賢之意，以爲此理懸空於天地萬物之間，吾從而窮之，不幾於義外乎？此處一差，則萬殊不能歸一。夫苟工夫著到，不離此心，則萬殊總爲一致。學術之不同，正以見道體之無盡○也。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於一途，勦其成說，以衡量古今，稍有異同，即詆之爲離經畔道，時風衆勢，不免爲黃芽白菴○之歸耳。夫道猶海也，江、淮、河、漢以至涇、渭蹄蹠，莫不晝夜曲折以趨之，其各自爲水者，至於海而爲一水矣。使爲海若者，泆然自喜，曰：「咨爾諸水，導源而來，不有緩急平險、清濁遠近之殊乎？不可謂盡吾之族類也，盍各返爾故處！」如是則不待尾閭之洩，而蓬萊有清淺之患矣。今之好同惡異者，何以異是？

有明事功文章，未必能越前代，至於講學，余妄謂過之。諸先生學不一途，師門宗旨，或析之爲數家，終身學術，每久之而一變。二氏之學，程、朱闢之，未必廓如，而明儒身入其中，軒輊呈露。用豎家

○ 黃梨洲文集（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出版。以下簡稱文集。）無「問」字。

○ 文集「盡」下作「即如聖門、師、商之論交，游、夏之論教，何曾歸一？終不可謂此是而彼非也」。

○ 文集作「黃芽白菴」，是。